

# 《学人自述》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学人自述》

13位ISBN编号：9787810352901

10位ISBN编号：7810352903

出版时间：1998年2月

出版社：杭州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扬 陈引驰 傅杰 选编

页数：4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学人自述》

## 内容概要

本书是希望通过这些在文化、学术和文艺领域取得过突出成就的文化名人的自述，了解他们各自对本世纪社会人生看法。这些自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经验、创作道路、生活经历乃至情感体验，其笔触丰富多变，或细腻入微，或奔放洒脱，展现了20世纪中国的文化人格，主要着眼于他们的学术和艺术成就，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抑或扩展个人视野角度看，都将给读者一份意想不到的收获。

## 精彩短评

### 1、藏

1、上个月因一朋友要参加人力资源方面考试而需要相关的教材，就找我帮忙借一本，我在学校的图书馆找到之后，有顺便到文史类的书架转了转，就找了这么本书。借来之后就一直放在书架上，因琐事而无暇阅读。前几日那参加考试的朋友把书还我，还抱歉的说会不会过了还书的期限，我这才想起同时借来的放在书架上的书，于是就找来在每天晚上花上两小时来看，倒也是颇为有价值的。这本是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名人自述”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包括《学人自述》、《文人自述》、《艺人自述》三本，这些自述，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作者的自学经验、创作道路、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及心路历程，其笔触丰富多变，或细腻入微、或奔放洒脱，展现了20世纪中华的文化经历的发展、变故、阻碍。确是使读者受益匪浅，及感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部分民国文人对中华士者文化的继承，同时也会同情于部分满腔热血的学者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所受的凌辱后的无奈。这本《学人自述》中的每位学人都可谓大师，关照华夏千古，且不说蔡元培、章太炎、胡适、王国维、赵元任、李济诸公，就是侯外庐、季羨林、李泽厚亦是如此。读他们的自述，可以体会到他们有的是谦虚严谨，有的则是狂妄不羁，同时我体会到这些大师们大多心胸宽广，且又是性情中人，喜则喜之，不喜就是不喜，多不拐弯抹角，如顾颉刚早期则是甚佩服胡适，后发现与己观念不同，就不在采取胡的观点，且是直说道明。书中也有几篇是大师们经历了文革或反右之后的自述，有些像是文革中的检讨书，由于书中没有标明这些自述的来历及自述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师们文革中的检讨，那种卑贱、无奈的笔调读来让人心里不禁心寒，他们都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但无奈时势弄人。他们多有独到精深见地，但迫于各种20世纪中期及之后所谓的各种运动，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想法，为了生存而“趋炎附势”。像冯友兰、吴晗、谢国桢、费孝通等学人。谢国桢在自述中写道体会：“要相信群众和相信党，要摒弃个人主义；离开了群众和党，个人什么事都是做不成的。”还有冯契忆恩师汤用彤文革前说：“一种哲学被统治者赏识了，可以风行一时，可就没有学术价值了。还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做出了贡献，对后人有影响。至少，看中国史，历代都是如此。”实为真知灼见，但是文革后，就转变为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最富有常识的人，他能用常识的语言，讲最深刻的哲理，真了不起。”前后转变一目了然，甚是可悲。我想这多半是他们身处其中而无奈写下的检讨自述。当然也有经历的学人对这些所谓运动的控诉，像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就说：“解放后在学术领域里经常搞政治运动，一会儿批判这个，一会儿批判那个；一会儿厚今薄古，讲古代史的不敢多讲，最好改行搞现代史；一会儿又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搞近代史的乃至搞世界史的也得大奖其先秦思想史，大批孔老二，大捧法家。做一折腾，有一折腾，经年累月，人人都脱离了自己的专门之学去赶热闹，真是害人不浅……”一针见血的控诉，透露了多少的无奈和伤痛啊。今天对那段摧残人性的历史已有一些文字或影视作品面向世人，但还是多位语焉不详，依然是趋于政治压力吧。上高中时，语文老师不知是那篇文章为我们讲到了郭沫若，并说他是“风派”人物，当时不懂何谓“风派”，后来读了其于文革期间所写的所谓的诗，方解何谓“风派”，是为“随风而向”之意。读这本书是有诸多收益的，一是他们治学的方法，二是他们提到的自己的著述及相关的知识，都使我收获良多。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大师，他们的自述我自然也是最喜欢，像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钱穆，最喜欢当属王国维先生的自述，关于先生，自不必我多赘述，史学大师陈寅恪为其所撰碑文即可说明一切了。下面录下王国维先生之《自序》。自序（一）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馀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然此十年间进步之迹，有可言焉。夫怀旧之感，恒笃于暮年；进取之方，不容于反顾。余年甫壮，而学未成，冀一篑以为山，行百里而未半。然举前十年之进步，以为后此十年二十年进步之券，非敢自喜，抑亦自策励之一道也。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筐，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馀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亦不能专力于是矣。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讎之役。二月而上虞罗君振玉等私立之东文学社成，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焉。汪君许之，然馆事颇剧，无自习之暇，故半年中之进步，不如同学诸子远甚。夏六月，又以病足归里，数月而愈。愈而复至沪，则时务报馆已闭，罗君乃使治社之庶务，而免其学资。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

学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其时担任数学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顾君勤于教授，其时所用藤泽博士之算术代数两教科书，问题殆以万计，同学三四人者，无一问题不解，君亦无一不校阅也。又一年，而值庚子之变，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文学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时方毕第三读本，乃购第四第五读本，归里自习之。日尽一二课，必以能解为度，不解者且置之。而北乱稍定，罗君乃助以资，使游学于日本。亦从藤田君之劝，拟专修理学。故抵日本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此外如洛克休蒙之书，亦时涉猎及之。近数年来为学之大略如此。顾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朋友谈论，则涉猎杂书。唯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而已。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故书十年间之进步，非徒以为责他日进步之券，亦将以励今之人使不自馁也。若夫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此则汪氏中所谓“斯有天致，非由人力，虽情符曩哲，未足多矜”者，固不暇为世告焉。（二）前篇既述数年间为学之事，兹复就为学之结果述之：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此又后人之通病。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矣。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力乏，而遽绝望于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不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遁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日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俟诸天之所为欤！

# 《学人自述》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